

大秦帝国

铁血文明

第五部
中卷

孙皓晖 著



中信出版集团·CHINACITIC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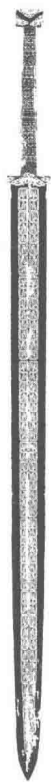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大秦帝国

第五部
中卷
铁血文明

孙皓晖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秦帝国·第五部·铁血文明·中卷 / 孙皓晖著
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6.7
ISBN 978-7-5086-6414-9

I. ①大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1759 号

大秦帝国

著 者: 孙皓晖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 张: 26 字 数: 387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6414-9

定 价: 598.00 元 (全 17 册)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与梦想

目录

第六章 乱政亡赵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秦国朝野发力 谋定对赵新方略 | 331 |
| 二 赵迁郭开 战国之世最为荒诞的君臣组合 | 336 |
| 三 不明不白 李牧终究与郭开结成了死仇 | 355 |
| 四 王翦李牧大相持 | 367 |
| 五 天方艰难 曰丧厥国 | 386 |
| 六 杀将乱政 巍然大国自戕自毁 | 396 |
| 七 灭赵大战秋风扫落叶般开始 | 406 |
| 八 秦王嬴政终于昂首阔步地踏进了邯郸 | 412 |
| 九 烈乱族性亡强国 不亦悲乎 | 422 |

第七章 迁政亡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燕虽弱而善附大国 当先为山东剪除羽翼 | 431 |
| 二 束手无策的燕国酿出了一则奇计 | 437 |
| 三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| 454 |
| 四 提一匕首欲改天下 未尝闻也 | 468 |
| 五 易水之西 战云再度密布 | 485 |
| 六 易西战场多生奇变 王翦军大破燕代 | 505 |

- 七 衍水苍苍兮 白头悠悠 519
- 八 迂阔之政 固守王道传统的悲剧 527

第八章 失才亡魏

- 一 一旅震四方 王贲方略初显名将之才 543
- 二 轻兵袭北楚 机变平韩乱 552
- 三 坎坎伐檀兮 置之河之干兮 567
- 四 特异的灭魏方略震动了秦国庙堂 577
- 五 茫茫大水包围了雄峻的大梁 589
- 六 缓贤忘士者 天亡之国也 603

第九章 分治亡楚

- 一 咸阳大朝会起了争端 618
- 二 父子皆良将 歧见何彷徨 636
- 三 项燕良将老谋 运筹举步维艰 643
- 四 安陵事件 唐且不辱使命 656
- 五 三日三夜不顿舍 项燕大胜秦军 660
- 六 痛定思痛 嬴政王车连夜飞驰频阳 677
- 七 亘古奇观 秦楚两军大相持 694
- 八 淮北大追杀 王翦一战灭楚国 713
- 九 固楚亡楚皆分治 不亦悲哉 727

一 秦国朝野发力 谋定对赵新方略

灭韩快捷利落，秦国朝野却淡然处之。

多年下来，老秦人对韩魏两国渐渐没了兴致。韩国君臣被押进咸阳的那日，南门外车马行人如常，除了六国商旅百感交集地站在道边遥遥观望，老秦人连看稀奇的劲头都提不起来。灭韩消息一传开，秦人的奔走相告别有一番气象。无论士农工商无分酒肆田畴，但凡相遇聚首，十有八九都是各自会心地笑呵呵一句，拾掇了一个；而后便挥舞着大拳头咬牙切齿，狗日的等着，这回教他永世趴下！其中意蕴谁都明白，前一笑说得是韩国，后一怒说的是赵国。秦国朝野人人都有预感，下一个准定是对老冤家赵国开战。

长平大战后，秦赵之间遂成不共戴天。其后数十年，赵军渐渐复原，对秦军战绩胜多败少。尽管赵军之胜都是防御性小胜，秦人依然怒火难消。尤其近两年之内，秦国又遭两次大败。尽管战败的秦军是桓齮老军而不是秦军主力，老秦人也是大觉蒙羞。大争天下，战场胜败是硬邦邦

的强弱分野。秦军第一强乃天下公认，却在赵军马前连遭败绩，老秦人如何不愤愤然？秦人族群之特异，愈挫愈奋，愈败愈战。这种部族秉性，曾经在秦献公时期发挥到极致。其时秦以穷弱之国成军二十余万，死死咬住强大的魏国狠打进攻战，使强大的魏国很是狼狈了一阵。若非那个拼死要收回河西失地的秦献公突然死于战阵之上，秦国就此彻底打光打烂亦未可知。秉性风尚所致，立国传统所在，秦军接连被赵军击败，老秦人焉得不雄心陡起！由此，一股与赵军再次大决的心气浓浓地酝酿生成，进而弥漫了秦国朝野。是秦人都看得清楚：灭韩之战不出主力大军，为的便是以主力大军对赵大决。而今韩国已灭，秦军锐师但出，只能是对赵大战。

正当此时，秦国陡起波澜。

春夏之交，灭韩消息堪堪传开，秦国陇西、北地两郡突发地动^[1]！其后，两郡又逢连月大旱，夏秋两料不收，田野荒芜牧场凋敝，牛羊马群死伤无算，大队饥民连绵不断地流入关中。与此同时，秦王嬴政的祖母华阳太后也不期然病逝了。随着突发灾难，秦国情势顿时为之一变。其间真正具有冲击力的，与其说是天地灾难，毋宁说是汹汹流言。随着饥民流入，发自山东的流言铺天盖地传来：秦国欲吞天下，此上天之报应也！秦王暴戾，逼死太后，秦若再兴兵灭国，必遭灭顶之灾！陇西地裂三百丈，秦人地脉已断，秦人将绝矣！秦国已成危邦，将大肆杀戮在秦山东人氏以泄愤！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，灾情被夸大得离奇恐怖，各种有关天象的预言、占卜、卦象、童谣纷纷流传，言之凿凿。大咸阳的山东商贾们开始纷纷离秦，朝野人心一时惶惶不安。

“欲以卑劣流言挽回颓势，山东六国异想天开也！”

一则则流言涌到案头，秦王嬴政不禁一阵大笑。

李斯极富理乱之能，此时颇为冷静。先与丞相王绾会商，再邀尉缭计议，而后三人共同上书秦王：请暂缓对赵战事，先行稳妥处置不期之灾，而后再慎谋战事方略。秦王一番思忖，立即召集王绾、李斯、尉缭、郑国等几位在国大臣会商救灾对策。就实而论，其时关中大富，蜀郡大

[1] 地动，地震的古代说法，史书多有记载。

富，秦拥两个天府之国，财货粮草充盈，两郡灾难并不能削弱秦国实力，饥民也不会给秦国腹地带来多大冲击。然则，若无大张旗鼓的应对之策，秦国局势仍然很有可能被流言搅乱。一番会商后，嬴政君臣迅速做出了三则决断：其一，基于秦法治灾不救灾之传统国策，特许陇西、北地两郡征发饥民修筑就近长城，粮草均由郡县府库支出，一俟旱象解除民即回乡；流入关中之饥民，一律进入南山狩猎采药自救，灾后得回乡耕耘放牧。其二，华阳太后高年病逝，依古老风习作喜丧待之，公告太后病情而后隆重发丧，特许国人不禁婚乐诸事。其三，在秦六国商贾、游士与移民去留自便，不加任何干预。朝会一散，秦王王书与丞相府令连番飞抵各郡县，同时在咸阳四门张挂公告。秦国法度森严令行禁止，书、令一到，上下所有官署立即实施。如此未及一月，突发灾情与惶惶人心很快稳定下来，山东商旅与游士移民也大都留了下来。

流火七月，嬴政下书在章台举行避暑朝会，专一会议对赵方略。

李斯总揽会议筹划。虑及对赵战事干系重大，李斯请准秦王，将与会大臣予以扩展。在外大臣除了召回王翦、蒙恬、顿弱、姚贾四人，还特意召回了六员新军大将：前将军杨端和、前军主将王贲、骑兵主将羌瘝、左军主将李信、材官将军章邯、辘重将军马兴。六将之外，再特召国尉丞蒙毅与会。

上述六将军虽然年轻，但都是秦军崭露头角的主力大将，后必是灭国大战的各方统帅。前将军杨端和持重缜密，是总司前方各军的大将。前军主将王贲是上将军王翦的长子，少年从军胆略过人，凭军功自百夫长千夫长而一级级成为谋勇兼备的将才，军中呼为小白起，历来是一无争议的先鋒大将。羌瘝乃林胡族人，是入秦胡人中罕见的骑兵战将，熟悉李牧边军的骑兵战法，所部由入秦胡人组成的三万飞骑是这次攻赵的预定主力之一。左军主将李信，曾任桓齮幕府的中军司马^[1]，多读兵书而富有胆识谋略，崇尚当年名将司马错之奇袭战法，常有出奇谋划，是秦军极富特质的大将。材官将军章邯，执掌全军大型攻防器械之协同作

[1] 中军司马，战国大军统帅部之武官，军中司马之首，职司图籍号令，接近于后世的参谋长。

战，精通各类大型兵器，战场机变英勇更是全军公认。对赵大战多攻坚，章邯军是秦军攻坚优势之根基，不可或缺。辐重营大将马兴，是赵国马服君赵奢之后裔。长平大战后，赵氏部族因赵括大败而获罪于赵国，马服君之部分族人秘密逃入秦国而改姓马氏。马兴少年入军，颇具先祖军政两才之能，遂被尉繚、蒙武举荐为总司粮草辐重的大将。^[1]综合言之，此六人之中，前四人是赵战主力；李信与会，重其战事谋划；马兴与会，则因牵涉全军后援。国尉丞蒙毅与会，则因尉繚多病力有不逮，国尉府事务实施皆在其身。

“此次朝会只一事：议定对赵方略。程式铺排，但凭长史。”

朝会首日，嬴政只一句话明确了宗旨，之后靠着王案一副只听不说的神态。章台宫笼罩在遮天蔽日的山林之中，虽是酷暑却颇见清凉。大臣们人人一身轻软麻布袍，不着汗迹舒适得宜，神色却都分外肃然凝重。秦王只听不说，预定程式又由李斯主持，这是秦国朝会很少见的情形，大臣将军们不能不体察到一种无形的沉重压力。

“君上之意，欲我等尽其所言也。”李斯对着大臣们一拱手道，“对赵方略之成败，秦一天下之要害也。唯其如此，对赵之战便要先明大势。今次朝会第一事，请上卿顿弱备细申明赵国政情。”

话音落点，大臣将军们的目光一齐聚向了这位名家上卿。在秦国历史上，专职邦交而居上卿、上大夫高位者，唯顿弱、姚贾两人也。东出以来，姚贾在灭韩与对魏邦交中充分展现了斡旋才具及其伐交威力，已经使秦国朝野刮目相看。而顿弱北上赵燕三年，金钱财货支出巨大，两国政局却并无颠覆性变化，不知情者已经淡忘了顿弱，知情大臣们则多少有了一些疑虑。目下要顿弱介绍赵国政情，大臣将军们自然分外关注。

“君上，列位，顿弱北上三年，路途遥远，消息稀少，赵燕似乎依然如故，顿弱伐交似乎无甚成效。如此者，表象也。”顿弱平静从容的笑语

[1] 历史学家马非百之资料集《秦始皇帝传》引《广韵》，言赵奢后裔灭赵后入秦，为扶风马氏之初祖。马兴后来任职内史郡守。另有史料记载，马兴后来封侯。依秦国度度，马氏若无大功，不能居此要职高爵。故，马氏当在灭六国之时显著战功。

几句，语气转为凝重道，“然则就实而论，赵燕两国根基已经大为松动：君王骄奢淫逸，奸佞当道庙堂，才具之士贬黜，大将岌岌可危。今日先说赵国……”顿弱侃侃道来，一气说了整整两个时辰，所说赵国情势大大出乎大臣将军们的意料。

在秦国朝野的目光中，赵国这个死敌已经从长平大战后的半昏迷状态复苏过来，已经恢复了强大的实力，否则，如何能数次大败燕军，又两次大败秦军？顿弱却说，赵国近年的战胜之威只是最后的回光返照，事实上赵国在长平大战后走的是一条下坡路，而且下滑极快。顿弱的事实依据主要是两则：其一，赵孝成王之后，赵国醉心于恢复军威，第二次变法随着平原君蔺相如等大臣或病故或失势，人亡政息烟消云散；其二，赵国吏治大为倒退，孝成王时期的人才济济之气象已经大为凋敝，官场腐败，阴谋丛生，能臣名将再也不能占据庙堂主流。而这种种变化，都是从赵悼襄王开始的。而后，顿弱备细叙说了目下赵国的君臣政情，断言赵国已经是病入膏肓。末了，顿弱奋然道：“赵国已经是强弩之末，放开手脚打！只要秦国能聚其全力雷霆一击，灭赵何难哉！”

顿弱首日评说赵国，使章台朝会绷紧的气氛轻松活跃起来。当夜，王翦蒙恬与一班大将聚集，做了一次小幕府会商，立即商定了一个新的攻赵方略。次日早间朝会，该当王翦禀报对赵战事准备。王翦霍然起身，指点着立起的高大板图道：“我军原定攻赵之方略是：集中全部四十万主力大军，从河内安阳北上，赵军主力若来，我则大决赵军；赵军主力不来，我则与赵军做一城一地之争夺，逐一攻克赵国城池。所以如此，在于防备赵国上下一心，主力大军全力压来之时，我军能立即与赵军大决。也就是说，原本方略为我军力战赵军，彻底摧毁赵军战力，而最终灭赵。对此，我军历经多年精心整训，有力战赵军而获胜之成算！”

“上将军是说，目下有新方略了？”尉繚颇有兴致地问了一句。

“正是。”王翦目光炯炯道，“既然赵国根基不坚，我军便可多头分进而成疑兵之势，以使赵国君臣难以决断应敌方向。其时，赵国庙堂若生意外之变，我军或可不经激战而下赵。毕竟，一国灭六国大战多多，秦军以最少伤亡获胜为上策。”

“如何多头分兵？”尉繚大有兴致，撑着竹杖走到了板图前。

“三路进兵：一军以上郡太原郡为根基，东进井陘关而后南下，威逼邯郸背后的巨鹿要塞，直逼赵军主力；一军出上党，走秦军攻赵老路，直逼邯郸西大门武安；一军以河内为根基，北上正面直攻邯郸，使赵国庙堂恐慌。”

“彩！”顿弱高声一喝，引来满堂笑声。

顿弱高声道：“其时，赵王迁必严令李牧南下救援邯郸！李牧不能来，赵国君臣便要大生嫌隙。老夫再从中斡旋，赵国想不崩塌，也由不得他！”

“上将军虑及政情，因时因势而变战事谋划，老夫赞同！”尉繚很是兴奋。

“将军们以为如何？”嬴政问了一句。

“一战灭赵！雪我军耻！”大将们齐声一吼。

一番议论，将军们又逐一禀报了各军备战情形及军兵求战之心。各方无异议，攻赵方略便明确下来。第三日会商大军后援，议定了军政双方协同方略：由丞相王绾与国尉尉繚总司粮草辎重民力之筹划，由马兴、蒙毅职司运输护送，务求粮草器械及随军徭役源源不断。第四日会商先期伐交，议定：顿弱以秦王特使之身立即赴赵，务求赵国朝局有变；姚贾人马转向魏国，以为下一步铺垫。

章台朝会告结，秦国上下立即高速运转起来。一秋一冬，粮草辎重源源不断地运往关外基地及各军将要经过的沿途粮仓。秦王政十八年（公元前229年）开春时节，秦军诸般准备就绪，大军隆隆开出函谷关向赵国进逼。

二 赵迁郭开 战国之世最为荒诞的君臣组合

春草新绿，邯郸王城的林下草地上一片喧哗熙攘。

一个黝黑精悍的锦衣男子散发赤膊，将一个又一个高大肥白金发红衣的胡女连番举起，又远远抛出。一团团红影在草地翻滚，一声声尖叫惊恐万分。男子忘情地大笑着，四周的内侍侍女们交股搂抱拍掌喝彩，几若闹市博戏。正在热闹时分，一个红衣高冠的老人一溜碎步跑来，胶成一团的内侍侍女们连忙散开，恭敬地让出一条甬道。高冠老者气喘吁吁跑到散发赤膊男子身边，一阵急促耳语。赤膊男子惊喜道：“果真有如此奇人？”须发灰白的高冠老人庄重一躬道：“天赐奇人于我王，国之大利也！”赤膊男子哈哈大笑着：“好！三日之后试试手！”笑声未落，人圈外有急锐声音高喊：“大将军特急军报！”赤膊男子尚在愣怔间，一脏污不堪的甲胄之士已经飞步卷到面前，正欲开口，散发赤膊男子猛然一笑道：“如此脏脸，教哪个女人抹灰了？”内侍侍女们大笑大嚷道：“谁抹他灰，谁就他娘！”甲胄骑士脸色骤然涨红，陡地喝道：“大将军急报！秦国大军正向赵国开进！”

“你，你说甚？”赤膊男子的嬉笑不甘心地残留在嘴角。

“韩国已灭！秦国大军三路进逼，大将军请举朝会举国应敌！”

“老上卿，如何处置了？”赤膊男子向高冠者冷冷一瞥。

“我王勿忧，老臣已妥为处置，我王尽可安之若素。”

“好！老上卿该当褒奖！”赤膊男子也不问如何处置，立即满脸喜色。

“臣唯尽忠，不敢求赏。”高冠老者一脸敦诚忠厚。

赤膊男子回身对脏污不堪的甲士一挥手道：“你回报大将军：本王自有应敌之法，他只防住匈奴，莫操他心。”甲胄信使正要说话，赤膊男子已经哈哈大笑着扑向胡女群中奋勇施展去了。信使将军木然呆立，不知所以。须发灰白的高冠老人走过来殷殷笑道：“将军一路辛劳，老夫安置将军到胡人酒肆如何？将军歇息旬日，必能虎威大振，也不枉回邯郸一趟也。”信使将军脸色陡地一沉，一句话不说转身大步而去。高冠老人凝视着信使背影，一阵轻蔑的冷笑，也匆匆出了王城。

这个黝黑精悍散发赤膊的男子，是目下赵国国王赵迁。

须发灰白的红衣高冠老人，是目下赵国的秉政上卿郭开。

一国君臣如此轻慢于强敌压境，战国之世绝无仅有。

谚云：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

赵国君臣荒政，自然也不是一夜间事。

赵武灵王大变法之后，赵国崛起为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山东强国。从此，赵国成为山东六国的抗秦轴心，也成为山东诸侯的安危屏障。其后两代，惠文王赵何在位二十八年，孝成王赵丹在位二十一年，赵国以强国实力与秦国生死周旋了两代近五十年。在此近五十年里，赵国虽时有失误，然总体言之，尚算根基稳固人才济济，朝野同心，一片勃勃生机。唯其如此，赵国在孝成王五年开始的长平大战惨败后，尚能扭转危局，并很快恢复军力，发动六国合纵攻秦，在岌岌可危的崩溃边缘避免了灭亡的命运。其后，秦国进入秦昭襄王晚年与秦孝文王、秦庄襄王三代频繁交接的低谷时期。秦赵俱各乏力，赵国遂与秦国保持了二十余年的平衡对峙。

孝成王赵丹病逝之后，秦赵均势开始倾斜，赵国开始走下坡路了。

赵国转折的枢纽，发生在悼襄王赵偃继位的九年里。

赵偃令赵国陷入乱政，起因与赵武灵王有着惊人的相似。武灵王因钟爱后妻吴娃，废太子（长子）赵章，改立吴娃之子赵何为太子，导致一场惨烈兵变，自己也遭兵变之困而活活饿死。悼襄王赵偃则痴心于一个邯郸倡女，衍生了又一则废立太子进而乱政的荒诞故事。

倡者何？战国民间歌舞人之统称也。此等歌女舞女，并非王城、官署的官养歌女舞女，而是专操歌舞为生涯的自由歌舞者，时人呼为市倡。战国大破大立之世，礼崩乐坏，风习奔放。赵国与诸胡多有渊源，胡服骑射之后胡风尤烈，男女性事开放尤过列国。此等国风之下，邯郸市井衍生出两种倡女，一曰卖身倡，一曰歌舞倡。歌舞倡与卖身倡之实际区别，在于是否以卖身为业，而不在是否卖身。也就是说，卖身倡常操此道谋生，时人呼为业娼。歌舞倡则以卖歌卖舞为业，除非遇到异常人物，寻常极少卖身，此所谓待价而沽也。是故，当世谚云：倡娼不分，倡通娼，业道通同。大约从齐国管仲的绿楼官妓必善歌舞开始，歌舞倡与卖身娼的界限已经预示着必然将被打破了。

长平大战后，赵孝成王一改豪放豁达的政风，戒慎戒惧如履薄冰，

政事大多亲自操持。为此，已经早早立为太子的赵偃自觉无所事事，心有郁闷，索性不问国事而多涉市井玩乐，对外则宣称自己养性修学。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太子赵偃的秘密喜好，自然会招来各色专一以附庸王室、权臣为生涯的吏士门客。在赵偃的神秘游乐中，渐渐地浮现出两个可意心腹，一曰郭开，一曰韩仓。郭开原是王室家令^[1]属下的一名计财小吏，因其精明勤谨，被家令派为太子府做计财执事。韩仓原本是韩国南阳郡一个市井少年，被选入韩国王宫做内侍，当年尚未净身，却逢秦军猛攻南阳，遂趁乱逃亡邯郸，混迹市倡行做了一个乐工。其时，赵王家令正在为太子赵偃物色料理起居的贴身随员，恰在一家歌舞坊发现了俊美伶俐的韩仓，遂买为官仆，教习诸般宫廷礼仪三个月后送入太子府试用。韩仓是奇特，男身偏有女心，一袭赵国特有的宫廷红衣上身，觉得自己便是一个窈窕少女，袅袅娜娜却又利落仔细，将太子赵偃服侍得无微不至，三个月后便除了仆人之身，做了太子府执事。郭开、韩仓都有一样长处，揣摩赵偃心事喜好总能恰到好处。时日不长，两人先后成为赵偃须臾不能离开的左右心腹。郭开熟悉邯郸市井，韩仓精于贴身侍弄，一内一外挥洒自如，赵偃不亦乐乎。

一日，赵偃得闻郭开密报：邯郸新出一歌伎，号为转胡仙，其美妙无以言传。赵偃心下大动，立即改装，带着郭开韩仓欣然前往。一会之下，赵偃心迷神摇赞赏不止，当即密嘱郭开以巨金秘密买回了这个转胡仙。

转胡者，华夏人与胡人通婚所生也。因其相貌兼具胡人与华夏特色，故曰转胡。这个号曰转胡仙的女子委实奇特：似胡非胡，似中非中，一头瀑布般长发非红非黄又非黑，似红似黄又似黑，鼻梁挺直肌肤雪白，眼窝半深，两汪秋水波光盈盈欲诉欲泣，更兼歌喉婉转舞姿妙曼，出市一年便在邯郸倡行声名大起，被一班风流贵胄奉为仙子。

赵偃对女人很是挑剔，尤其在韩仓侍榻之后，对女子几乎没了兴致。买回转胡仙之本意，也只在稀奇，只在品咂玩弄“转胡”趣味而已，根

[1] 家令，战国赵国王室官员，掌管国王家务；贵族大臣的家务总管为家老。

本没有想到要将其作为嫔妃。故，转胡仙进入王城之时，其公开身份只是白身舞女一个，名义归属王室歌舞坊，没有任何女爵封号。唯其如此，太子府上下也都只将转胡仙看做太子一个喜好玩物而已，谁也不曾上心，更没有人谏阻或禀报赵孝成王。

谁料，这转胡倡对任何名号爵位都浑然不做计较，似乎只专一一个天生尤物，只以侍奉太子为乐事。转胡仙生得姣好丰腴，身段软得百折千回，卧榻间热辣得百无禁忌。赵偃得之初夜，便觉其与出身贵胄的一班夫人嫔妃大异其趣。由是大乐，久而更知其味。从此，对女人很是挑剔的赵偃，竟只与转胡仙胡天胡地不知所以。韩仓每日进出太子寝室，清理诸般污秽痕迹，心头怦怦大动，竟于一夜侍寝时胡天胡地卷入了进去，将自己肉身也做了亦男亦女可进可退的器物交给了赵偃蹂躏。从此，赵偃或两人或三人沉溺卧榻，竟将一班夫人嫔妃看得粪土一般了。

倏忽不到三月，赵偃一改初衷，将转胡仙一举立做了良人。良人，是仅次于太子夫人、美人的第三等高爵嫔妃。依据传统，太子的前三等妻妾只有出身贵胄的女子才能获得。消息传出，大臣们始而一片惊愕，却终究没有人认真理论，赵孝成王也没有认真追究。毕竟国风奔放，一个老太子纳一市倡，给个名号，虽颇有轻贱之嫌，谁又能如何计较？

一年之后，转胡倡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赵迁。

赵偃爱倡入骨。这个生下来又哭又笑的儿子，赵偃看做是天赋异禀，先后三次上书父王：请改立正妻，以“转胡良人”为太子夫人。其时，赵孝成王体弱多病，神志却很是清醒，心知赵偃已经是年近四十的老太子，身边业已绕成一股势力，自己晚年很难再有时日改变朝局；若因太子无行而重新废立，赵国很可能陷入难以预料的乱局危局。反复思忖，孝成王终以先祖武灵王为鉴戒，决意不在晚年乱政。决断之下，孝成王召来赵偃，一番痛心告诫之后，下令赵偃立定了一则誓约：日后得以原太子夫人所生嫡长子赵嘉为太子，不得立新人之子为太子。赵偃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，誓约也毫不犹豫地立了。

于是，这个转胡倡成了名正言顺的太子正妻。

其时整个赵国，只有郭开知道其中齷齪。一日，郭开借理财之名，

将韩仓唤进太子府石库密室，严厉追问转胡倡生子究竟是谁的儿子？韩仓满头大汗满脸通红，嘟哝一句太子的儿子自然是太子的了，吭哧着不再说话。郭开大怒，举出两名侍女人证，威胁要立即向赵王举发韩仓。韩仓大为惊恐，长跪在冰冷的石板地上抱住了郭开的大腿嘤嘤抽泣说，只要不向赵王举发，他终生便是郭开的儿子，任凭玩弄差遣。生平不近女色的郭开，狂暴地在冰冷的石板地上贯穿了韩仓女儿般的身体，还要韩仓咬破食指写下了一幅白帛血誓：自认郭开为假父，终生唯郭开之命是从！从此，郭开与韩仓结成了肉身死党，开始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宫廷生涯。

郭开谋划的第一步，是要韩仓斡旋赵偃，请以郭开为公子迁老师。

这个郭开秉性特异，不近女色，不贪钱财，天生敦厚相貌，善于结交上下同僚，在太子府口碑极好。郭开少学颇有功底，入王城为吏后更是处处揣摩学问，对弄人弄权术更是独有癖好孜孜不倦。征服韩仓之后，郭开尝拥韩仓之身自嘲笑云：“弄人之乐，弄权之味，老夫独得其髓也！”几次密室赤身相对，郭开对韩仓条分缕析地拆解王室机密与未来对策。韩仓对郭开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决意追随郭开体味一番自己从未咂摸过的权力滋味。于是，韩仓再与赵偃独处时，以独有的柔腻向赵偃诉说郭开的种种才干，悄无声息地诱导赵偃将公子迁交给郭开发蒙。赵偃原本便对郭开信任有加，只不知郭开还颇有学问功底，听韩仓几番娓娓话语，心下已经对郭开中意了。一月之后，赵偃与郭开做了一次密谈，听郭开备细叙说了所读典籍以及对赵国庙堂格局的剖析，对郭开大为赞赏，立即下令将公子赵迁交郭开发蒙。赵偃拍案说，公子加冠之前若能熟诵典籍，足下做太子傅也非难事！

谁也没想到，三年方过，公子赵迁竟神奇地通诵《诗》《书》，一时获神童之名。由是，郭开一举晋升中府丞，总掌王室府库内侍，并得兼领公子师。韩仓没有实职，却也成了太子舍人^[1]，在邯郸宫廷炙手可热。

未过几年，赵孝成王病逝，赵偃即位做了赵王。

[1] 舍人，战国时权臣大官的近侍人物，俸禄不定，赵国蔺相如、毛遂都曾为舍人。